

Bali Shentanxiaoshuo Ji

巴黎神探小说集

盜影憧憧

乔治·西姆农◎著 时波◎编

下



本书是世界著名侦探小说大师乔治·西姆农的小说集，

他笔下塑造的人物警长麦格雷同最著名最神奇的
侦破专家波洛、海森和福尔摩斯各显神通，并驾齐驱。

该书是青少年很好的课外文学读物。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巴黎神探小说集◎

盗影憧憧

(下)

乔治·西姆农 著

时波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五章	黑魑魑警长被盯	103
第六章	静悄悄几声枪响	130
第七章	风萧萧林中小屋	155
第八章	醉醺醺侦探受骗	182
第九章	意沉沉双雄邂逅	209



第五章

黑魑魍警长被盯

坐在汽车后座上的麦格雷蜷缩在他的热烘烘的大衣里，看着透过窗子射进来的灯光，脑子里盘算着什么。车子穿过协和广场的时候，他瓮声瓮气地对司机说道：

“到卡普西纳街拐一下。我要打个电话。”

他想给金银匠街通话，其实，直接坐车回局里去面谈，路上也只需五分钟。不过眼下的心情跟上午已经大不一样，他很想再光顾一次曼哈顿酒家。再说，叫他再喝一杯威士忌酒他是不会不乐意的，他似乎已经垂涎了。

曼哈顿酒家顾客盈门，烟雾缭绕的柜台旁至少



排着三十张脸孔。所有的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操着英语，几位顾客正在专心致志地读着美国报纸。卢吉和两名助手正在掺着饮料，忙得不亦乐乎。

“我要跟今天上午一样的威士忌。”麦格雷迸出了这么一句话。他的样子是安详的。店主看见他那微笑的样子十分纳闷。

“一杯美国威士忌吗？”

“上午是您给我拿的酒，我可不知道牌子。”

卢吉见到麦格雷再次光顾，心里并不高兴。麦格雷看到他迅速扫视了所有的顾客，仿佛是确信一下店里没有麦格雷要找的人。

“嗨，卢吉……”

“稍等片刻……”

卢吉招待完这个又招待那个，其实根本无需那么忙乱。无非他想打消警长盘问的念头。

“我说，卢吉，您同胞中有一个人我很想见见。您听说过一个叫马斯卡利的人吗？他的外号叫斯洛皮·约埃。”

麦格雷的语调是自然的。这时，他周围有几个人大声嚷嚷，企图压过他的说话声。尽管如此，起



码有十名顾客好奇地注视着他。警长顿时产生了被一群老太婆包围的感觉，自己可能会开一个下流的玩笑。

至于老板卢吉，他脱口说了这么一句话：

“不认识此人，也不想认识此人。”

麦格雷自我陶醉地朝电话间走去。

“是你，让维埃？请看一下巴隆是否在局里。要是在的话，叫他等着我；要是不在，请设法用电话找到他，叫他尽快回局里去，我急需同他说话。”

走出电话间，麦格雷穿过站着喝酒的人群，一口饮干了自己的杯子，这时他瞅见了一张早先曾见过的脸。那是一个高大的棕发男子，像是美国某部电影里的角色。这个人也在注视着警长。

卢吉忙得不可开交，顾不得跟麦格雷说声再见。警长回到车上，一刻钟后已经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了。他看到惟一的圈椅里坐着一个人，此人一见警长便落落大方地站了起来。

“您找我，警长？”

“请坐，老朋友。您先等一下……”

麦格雷脱去大衣，到隔壁办公室看一下是否有给他的纸条，然后坐到办公桌前，拿起烟斗装起烟



丝来。

巴隆经常奔走于各赛马场之间，他注意的不是那些无名小卒，只负责监视赛马场的常客。天长地久，巴隆的样子也就活像一个常客，他常常斜背着望远镜，在大赛那天头戴一顶朱灰色的西瓜皮帽，下边还穿上色彩鲜艳的掩腿套。有人甚至还说看见他戴过单片眼镜，这是可能的。另一些人还说他已成了赛马赌博的狂热分子，这恐怕也是可能的。

“我来跟您介绍一下眼下的问题，然后请您说说您的想法。”

在自己的生涯里，麦格雷已经经历了各种差使，在公路上当过警察，在车站和百货公司干过警务工作，甚至违心地风化警察队里呆过一段时期。可是，他还从来没有跟赛马场打过交道。

“假设有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已生活了两年，他常常光顾赛马场……”

“什么类型的美国人？”

“不是参加大使馆宴会的那种类型的人。是一个江洋大盗，名叫比尔·拉纳。”

“我认识此人。”巴隆十分平静地说。

“很好。这样事情就简单了。出于某种原因，



今天早晨拉纳必须躲藏起来，另外还有两个刚到这里的伙伴也要藏匿起来，这两个人一句法国话也不会说。他们知道我们掌握着他们的特征。我怀疑他们会乘火车或飞机外逃。我也怀疑他们会离巴黎很远，这里似乎有什么事牵制着他们。他们没有汽车，但有本事截住人行道旁的任何一辆汽车，用完后就随便扔在什么地方。”

巴隆专心地听着，样子像一个被叫来会诊的专家。

“我看见拉纳时他身边簇拥着好些漂亮的姑娘。”

“这我知道，带着两位伙伴在一个女人家一直躲到今天。我怀疑他会再次打出这张牌。”

“我也这么想，他很狡猾。”

“正是这个女人告诉了我，他在赛马裁判和赛马训练师中有一些朋友。您明白我找您的目的了吗？他大概匆匆作出决定，想尽快找到一个可靠的藏匿处。他很可能向一个同胞提出了要求。您在赛马者中认识许多美国人吗？”

“认识几个，当然比我认识的英国人要少。您等一下。我想起了一个赛马裁判，矮个子洛珀。如



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他眼下正去了迈阿密。我还见过一个叫特迪·布朗的赛马训练师，他负责管理一位同胞的马厩。此外还有一些美国人。”

“您等一等，巴隆，我脑子里的那个家伙必须住在一个可靠的地方。依我看，您应该站在比尔·拉纳的地位上设想藏在什么地方才安全。看上去他好像在拉菲特赛马场或周围地区过过夜。”

“不会这么愚蠢。”

“不愚蠢会怎么样？”

“那个地方有一些马厩。您需要我马上回答您吗？”

“越快越好。”

“这种情况下，我需要到几家我认识的酒吧间去逛逛，以便清醒一下自己的记忆，这些人总是来去匆匆的。如果今晚我有了答案，到哪里去找您？”

“到我家找。”

巴隆神色庄重地朝门口走去，麦格雷犹豫了一下，赶紧把他叫住。

“还有一句话：千万小心。你要是有个线索，不可贸然去找。我们的对手是些杀人犯。”

他讲后边这三个字时带有一定的讥讽口吻，因



为四十八小时来，这句话他已听烦了。

“明白了。可以肯定，今晚我会给您打电话的。总之，明天上午我会搞出点名堂来。必要时请人喝上几杯，这不会有事吧？”

当麦格雷回到利夏尔—勒努瓦大街自己家中时，看见夫人穿好衣服正要出门。他一开始答应上床前喝一杯掺热糖水的烈酒。服一片阿司匹林，压一压刚刚发作的感冒。可是他又想起，今天是星期五，是他们去电影院的日子。

“洛尼翁怎样了？”他妻子问道。

他刚了解过洛尼翁的病情。这位倒霉的侦探确实得了肺炎，大夫们认为青霉素可以对付这种病，最令人担心的是他挨过猛击的脑颅。

“没有骨折。医生担心他得脑震荡。下午四点，他就语无伦次了。”

“他的妻子说了些什么？”

“她说我们无权将结婚三十年的夫妻分开，一定要我们把洛尼翁送回去，或者让她住到医院里去。”

“你们答应了吗？”

“没有。”



麦格雷夫妇俩早已养成了手挽着手悠然地步行去博纳努韦勒林阴大道的习惯。他们不在挑选电影院上浪费很多时间，麦格雷在电影方面并不挑剔。说得确切些，他比较喜欢一般的影片。而对某些重大题材的片子却不那么感兴趣。他舒服地斜靠在椅子上，看着银幕上一幅幅图像一晃而过，至于故事情节，他是不太注意的。他喜爱到平民百姓常去的影院里去看电影，那里气氛活跃：只要出现好的镜头，观众们就会纵声大笑；人们边看边吃冰巧克力或花生，恋人们紧紧地搂抱在一起。

空气始终是那样阴湿。电影散场之后，他俩在一家露天酒吧间坐下，要了一杯啤酒。当他们打开自己公寓的房门时，已是深夜十一点了，电话铃在丁零直响。

“喂！巴隆吗？”

“我是瓦歇，警长先生。我八点起一直在办公室值班，从九点我就开始找您。”

“有消息吗？”

“有您一封气压传送信。是女人的笔迹。上面有‘十万火急’四个大字。要我打开念给您听吗？”



“请吧。”

“等一下。啊，我就念啦：

警长先生：

我急需尽早见到您，有要事相告。这是一个生死问题。不幸的是我不能离开我的房间，也不知道如何将此信送到您手里。您能到利歇尔街女神游乐厅斜对面的布列塔尼旅馆来找我吗？我住在第四十七号房间，不要跟别人讲。也许有人在旅馆周围转呢。

来吧，求求您啦。

下边的署名难以看清，第一个字母是 M。”

“可能是马多。”瓦歇解释说。“但我不敢肯定。”

“这气压传送信是何时交给邮局的？”

“八点十分。”

“我这就去。没有别的人在吗？有没有吕卡斯和托朗斯的消息？”

“吕卡斯在波佐饭馆。是波佐叫他进去的，说



什么这么冷的天气在大街上等着，多么愚蠢呀，屋里要暖和些。他请求指示。”

“叫他回去睡觉。”

在一旁听着电话的麦格雷夫人没有说什么，只是叹了一口气。麦格雷在找他的帽子。他夫人对这种生活已习以为常了。

“你想今晚还能回来吗？你最好还是戴上长围脖。”

他喝了几口黑刺李酒就走了，步行到共和国广场才找到一辆出租汽车。

“去利歇尔街，停在女神游乐厅对面。”

他了解布列塔尼旅馆，下边两层的房间都专门留给老板们称之为“临时客户”的妓女们用的，他们带着客人到那里去呆上一个小时或一会儿。其它房间为按周或按月出租。

游乐厅的大门已经关闭，大街上静悄悄的，只有几个夜游者还在踱着步。

“你来啦？”

麦格雷耸耸肩膀，走进昏暗的走廊，轻轻叩着右侧的玻璃门，里面随即亮起了灯。

“是谁？”房间里一个睡眼惺忪的人瓮声瓮气地



问道。

“找四十七号。”

“上楼……”

他模糊地看到，窗帘后边的行军床上睡着一个男人。身边是一块挂钥匙的大木板。那人伸出一只胳膊捏了一下吊式开关，第二道门打开了。

可是，那只胳膊仍然举在空中，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那个人才意识到该缩回他的手。不过，四十七这个数字一上来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没有人！他嘟哝着又睡了下去。”

“等一等。我要跟您说话。”

“您想干什么？”

“我是警察局的！”

那人又是一阵咕噜，麦格雷不想弄明白他絮叨的是是什么，反正不会是好话。小房间里的男人此时从床上爬了起来。他是穿着长裤睡的。他恶狠狠地斜视着外面，懒洋洋地走到玻璃门前，打开了锁。他最后把视线落在了麦格雷手上，皱着眉头问：

“您不是风化警察吧？”

“您怎么知道四十七号房没有人？”

“因为那家伙走了已有好几天，那个女人刚才



也出去了。”

“什么时候？”

“确切时间记不起了。可能是九点半。”

“她叫马多吗？”看门人耸了耸肩膀，摊开双手，说道：

“我只值夜班，不知道客户的姓名。她出去时钥匙留下了，您瞧，挂在木板上呢。”

“这个女人是独身吗？”

看门人没有立即答复。

“我问您这个女人是否独身一人。”

“您找她干什么？行啦！您不必生气。前不久有一个男人上去找过她。”

“一个男人？”

值夜班的人有些惊诧，在这样的旅馆里，竟有人向他提如此幼稚的问题。

“他在上边呆了多久？”

“差不多有十分钟。”

“他打听房间的号码了吗？”

“他什么也没有打听。他看都没有看我就上楼了。那个时候门都是开着的。”

“那么您怎么知道他是找四十七号房呢？”



“因为他跟她一起下的楼。”

“您有登记卡吗？”

“没有。老板娘把登记卡锁在她的办公室里了。”

“老板娘在什么地方？”

“在床上，跟老板在一起。”

“给我四十七号房的钥匙，去把老板娘叫醒，叫她到上面去找我。”

看门人样子奇怪地看着麦格雷，叹息道：

“您，您真有勇气。您真是警察局的吗？”

麦格雷向他出示了警察证件，取过房间钥匙，上了楼梯。四十七号房在五楼，是一间普通客房。有一张铁床，墙上有一个洗脸槽，室内有一只坐浴盆、一把歪歪斜斜的椅子和一张床头柜。

床罩没有打开。肮脏的床罩上有一份打开着的报纸，头版有查理·西纳格利亚和西塞罗的照片，这是一张晚报，傍晚六点左右印完。报上要求见到这两个人的人尽快报告警长麦格雷。

是否因为报上这个通告，那个可能叫马多的女人才给他发了封气压传送的信呢？

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两只提箱，其中一只已经



破旧，另一只是簇新的。箱子上都挂着加拿大一家航空公司的标签。两只箱子均未上锁，麦格雷将它们一一打开，把里面的东西搬到床上，有内衣，有女人服装，大多是新的，都是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买来的。

“请不必拘束！”门口有人在说话。

原来是旅馆老板娘，她爬到楼上已是上气不接下气。她矮小的个子，显得十分严厉，她那卷在金属发夹上的灰色头发并没有给她增添几分魅力。

“首先，您是谁？”

“警长麦格雷，是特别纵队的。”

“您想干什么？”

“想了解住这号房间的女人是谁。”

“为何道理？她怎么啦？”

“请不要啰唆，快把她的登记卡给我。”

说来真巧，老板娘随身带着登记卡。不过她递给警长时样子是十分勉强的。

“你们这些人从来不讲礼貌。”

她走到一扇半掩着的侧门，显然是想把它关好。

“等一等，谁住在旁边那个房间？”